

珍藏版

神手无相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- 七十七 你强、我硬、实对实 …… (1091)
- 七十八 鹰鹤、扑攫、巧反拙 …… (1103)
- 七十九 快刀、好手、千里盗 …… (1116)
- 八 十 非囚、即杀、八极庄 …… (1130)
- 八十一 铁捕、威严、折僧道 …… (1146)
- 八十二 赤魅、黑魑、人号魑 …… (1158)
- 八十三 武林、三凶、十指箭 …… (1172)
- 八十四 人亲、情绝、酒亦醇 …… (1189)
- 八十五 床边、睡着、一神龙 …… (1200)
- 八十六 纵敌、擒友、引孝子 …… (1212)
- 八十七 神龙、八极、易天虹 …… (1226)
- 八十八 神奸、皮康、罪应誓 …… (1239)

- 八十九 迷睛、锁神、重现威 …… (1253)
- 九十 霹雳、百灵、和合仙 …… (1268)
- 九十一 荒村、野居、隐诸葛 …… (1279)
- 九十二 诸葛、神算、定江山 …… (1292)
- 九十三 天汉、镖局、来娇客 …… (1306)
- 九十四 明暗、暗明、螳后雀 …… (1317)
- 九十五 男女、女男、雌伏雄 …… (1330)
- 九十六 财利、智战、武林集 …… (1344)
- 九十七 生死、关头、挽澜议 …… (1357)
- 九十八 秘室、计谋、震江湖 …… (1368)
- 九十九 风云、狂飙、武林集 …… (1380)
- 一〇〇 武林盛传、生死约 …… (1395)
- 一〇一 武林二怪、享盛名 …… (1407)
- 一〇二 江湖规则、处生死 …… (1420)

七十七 你强、我硬、实对实

闲鹤蓦地踏步向前，冷凛地道：“朋友，请教贵姓大名，在江湖上甚少碰到阁下这一号的人物！”

战飞羽连动都没动，冷然道：“那是你少见多怪！”

暴叱，闲鹤道：“在江湖上，敢如此对我说话的人，多少年来，朋友，只有你了！你使我感触了些东西！”

萧索地，战飞羽道：“不要自抬身价，在有些人眼里，你并没有你自己以为的那么高！”

深沉如水，冷漠如冰，闲鹤道：“有些人？朋友，说出来听听！”

战飞羽道：“无此必要！”

闲鹤嗤之以鼻：“你是个信口雌黄的妇孺之辈！”

不以为意地，战飞羽道：“你真的要听！”

闲鹤道：“有此兴趣！”

战飞羽道：“鬼刺客戈凉！”

闲鹤的脸僵木了，显然，他对以戈凉的分量认为是够了，但他并不服输！道：“朋友，你讲的是有些人呢！”

战飞羽道：“太少吗？郭大公，百灵仙子，神仙愁，盗君子，金家园子的金老太，飞燕金枪，东海双凶，毒血豺，够了

吧，最后，算上我一份！”

每个人物，都使闲鹤道人的心头，起次鼓响，他随着战飞羽的话声，连连变颜色，战飞羽话落，他道：“你！你是谁？”

“他是神手无相战飞羽，道长都不认识？”

倚在墙上的铁儒生倪世鸿，突地睁开双目，眸瞳似寒星般的照射房中一圈，接住闲鹤的话语，答上了话，同时，一长身站了起来！

闲鹤道人，神色倏变，久久始平服了惊异的心情道：“倪世鸿，你说他是战飞羽，你认识他！”

笑笑，倪世鸿道：“何止认识，老交情了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我这条命是他手下留情给留下来的！”

闲鹤冷冷地向战飞羽道：“战飞羽，你对此事如何？”

战飞羽道：“什么事如何？”

闲鹤道：“我们必得请倪世鸿回游云庄去！”

战飞羽道：“请啊！倪世鸿站在那里，他是个大活人，既没疯，也没死，他有他的自由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闲鹤向倪世鸿望去！

铁儒生倪世鸿，突道：“道长，刚刚谁解了我的迷幻？”

闲鹤一指战飞羽！

倪世鸿向战飞羽躬身道：“世鸿谢战大侠援手之情，并在此请求原宥以往过错，今后，世鸿当择一处清静之地，度此余年，不再在江湖中涉足，找到地方，愿能有暇请战大侠光临！”

战飞羽笑道：“只要送个信来十敷岩，战飞羽必到。”

战飞羽的话是诚挚的，因为，他在倪世鸿身上，刚刚施用的手法，乃是“无相”功中的“摘提”制穴法，师门曾讲，此一手法之妙，妙在能扬善隐恶，他在倪世鸿身上得到了证明，这是他心里极端兴奋的事，故而在面上，显现的是无比的诚挚，战飞羽对江可享所受的“制穴手法”也有了信心，是以，他的脸上，无形中露出一股欢悦，一种茫然的精光。

倪世鸿扭身向闲鹤道人道：“道长，人各有志，经此起，我倪世鸿脱离游云庄的组合，我有一项保证，即是绝不对任何人泄露游云庄的一事一物，您也请回庄后，对夏婷讲，我祝她后半世幸福，只是勿过于太陷泥足！”

闲鹤冷笑一声道：“倪世鸿，一个组合的规矩，若是那么的稀松平常，还能够立足江湖吗？就算你讲的是实话，也不能够就此算了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道长的意思呢？”

闲鹤道：“还是跟我回去吧，你知道你该接受什么样的处分，到时候我为你讲情减一等就是了！”

铁儒生倪世鸿道：“泄机为外者割舌割手，道长，这对我都没什么重要，人本就是生生死死的，即算是降减一等，也是得变成哑巴，对我来说，也不甚重要，只是道长不知道，如此一来，对我并无好处，如不留点地步，让我思念你一辈子？”

铁儒生倪世鸿道：“如此，没有第二条路好走！”

闲鹤道：“有，你怎么忘了！”

铁儒生倪世鸿诧异地道：“有？——”

闲鹤冷冷地道：“将我击毙，将他们格杀，从此你躲起来，让游云庄的人，永远找不着你！”

铁儒生倪世鸿道：“你我并无此仇恨，我犯不着！”

闲鹤冷声道：“恐怕是无此能力吧！”

铁儒生倪世鸿，平静的道：“不错，我无此能力，就是有此能力，我现在也不愿意，信不信由你，假若在以前，不客气说，我会的！我不会任人宰割的，现在，不行！”

奇异的，闲鹤道：“为什么？何况并解决不了问题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不为什么，我就是这种想法，问题总要解决的，大不了我同你回游云庄就是！”

闲鹤道：“看来只有如此了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好，我们就——”

战飞羽突地插口道：“倪兄，我有话说！”

倪世鸿恭谨的道：“战大侠有话尽管吩咐，我这半后生，可说是战大侠所赐，若非战大侠解了我的气结，真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呢？只要您……”

战飞羽摆摆手道：“够了，您知道这些，说得出这些够了！”

一扭头战飞羽向闲鹤道：“老道！听到了吗？倪世鸿这后半辈子，是我所赐，他的行动，他的生命，都是我给他的，所以，他的一切，得听我的！”

蓦地一怔，闲鹤道：“战飞羽，你的意思是说要插手我们的事，宁愿惹上游云庄这个敌人？整个的组合，你都不怕！”

哈哈大笑，战飞羽道：“老道，我刚说过了，你把自己抬

得太高，在有些人是并没有放在眼里的！”

闲鹤怒道：“战飞羽，你我之间究竟是谁高谁下，还未曾分得出，就算是你是个人王，你终究是一个人，你对我们的组合侮辱，可就是对游云庄下了战书！”

突地长身而起，战飞羽冷冷地道：“牛鼻子，你是个耳不听，目不明，自以为了不起的自高自大的井底之蛙！”

闲鹤暴烈地道：“战飞羽，你是个目中无人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不知死活的莽牛！”

昂然地，战飞羽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你没有那么重的分量，你们那个组合同你一样，也没有那个份量，我再告诉你，我不但在你面前向你们那个无人性，野心勃勃，自不量力的组合是如此，就连你们的头儿，江可亨、江可利兄弟的面前，我也照样的如此，递战书，你配接受吗？你们那两个主儿，早就收到了我的战书！”

僵硬的脸孔紧了紧，三角眼一瞪，冷笑一声，闲鹤古怪的放松了，他道：“天下要说有那么一个对说大话不费力气的勇敢人物，战飞羽，就是你了，呸！”

古井不波地，战飞羽道：“牛鼻子老道，不信是不？我再告诉你，我的战书，都甚是特殊，递给江可利的是‘掌书’，印在他的前胸上，递给江可亨的是一指，戳在他的后脑上，他们的反应更佳，一个是吐血而逃，一个是狂笑、狂叫的疯了跑了，不信，你就问问崔太平，还有，同江可亨一块儿的不哼先生芮守愚，与奔雷手涂淋，他们两位，就在附近，那是我向贵组合递的战书，他们就算是我的‘战礼’吧！牛鼻子，我再

告诉你，你若是放过铁儒生倪世鸿，那么，咱们之间的事再说，否则的话，我对你也就可以照样的来一次，先收下贵组合的这份自送上门来的礼！”

越听越惊，闲鹤道人的心弦，随着战飞羽的话声拉紧，紧得即将爆炸，闲鹤道人的面色，惊恐的使腮肉收缩，麻木，僵硬，脑中几乎变成一片空白。

就在这一片空白中，突然有一丝儿微妙的念头，闪掠闲鹤道人似在茫茫大海中碰到了一片木板，虽是在惊涛骇浪中，这一片小小的木板，却是他生命的寄存，由这小小的木板，他望到了灯塔，攀上了大陆。

那小小的思潮中的木板，乃是问问崔太平。

崔太平乃是武林地牢的接引堂主，与他游云庄是一致的，故而他越听越觉得战飞羽的话是太不象话了，以他战飞羽能击毙“不哼先生”芮守愚同“奔雷手”涂淋？这在江湖上，能够找出几人，是以，闲鹤道人的心弦松弛了，闲鹤道人面色平静了，平静中带着一种讥诮，口吻也极端的不屑的道：“崔兄，你听，战飞羽他吹的太不像话了吧？不哼先生芮守愚与奔雷手涂淋，似乎是灯草扎的！”

战飞羽无动于衷。

崔太平幽幽的道：“道长，你的意思是说战大侠的话是吹牛！”

闲鹤一听，崔太平的口吻，似是不对，心弦顿时又拉紧起来，诧异的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斩钉截铁的，崔太平道：“不是！”

心湖扬波，闲鹤尚存着希冀，试探地道：“是真的，不假？”

崔太平斩绝的：“真的，不假！”

突然怒叫，闲鹤厉道：“崔太平，你同战飞羽有勾搭是不？你难道要反叛武林地牢危烽烟！”

崔太平道：“道长，你说话要有根据，你知道，崔太平虽然艺不如人，却也是不受人侮辱的！”

哈哈大笑，闲鹤道：“侮辱你，崔太平，战飞羽重伤江庄主，击毙芮守愚与涂淋，可是你亲眼所见的，若非你有勾搭，怎么不假，这还不显然吗？”

崔太平平静至极的，缓缓道：“虽非亲见，芮涂两位的尸首，确实是在我请人掩埋的，而江可亨庄主的狂叫，狂笑声，却是我亲耳听到的，有三位仁兄追他去了，却是我亲自送走的！”

这不啻是一颗炸弹，在闲鹤心中爆裂，震得他的头脑，轰然一声，那思潮中的木板碎了，他又僵浮在狂潮怒涛中，心湖的波荡，直于将他沉于万劫不复之境！

蓦地，闲鹤大喝：“崔太平，你胡说！你是个骗子，你是个乱说不怕对证的没底家伙！”

微微一笑，崔太平道：“我的道爷，我有什么可以要你对我证的？”

嘿嘿冷笑，闲鹤道：“你刚刚同我说过，江庄主同芮涂两位已在清晨到武林地牢去了，是吗？”

崔太平冷笑道：“不错？”

闲鹤道：“那你现在的话又怎么讲？”

崔太平哈哈一笑道：“闲鹤，你莫忘记了兵不厌诈！”

神色突变，闲鹤道：“崔太平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！”

崔太平好整以暇的，调侃的道：“俗语道得好，鼓不打不响，话不说不明是吗？”

闲鹤冷嘿一声，怒视着崔太平。

崔太平续道：“你道爷一进门，就表出了你是游云庄来的，那时正是我们在为不哼先生与奔雷手收尸的时候，你想，老道，你同我讲话，我是不是该顺着你想知道的说？再说，就凭你那种不可一世，人人为你牢中囚、掌中犯的姿态，你会得到实话吗？天下有人拿着敌人当朋友吗？”

闲鹤道：“崔太平，你一直就对我当敌人看待？”

幽默地，崔太平道：“道爷，你现在才知道，不嫌晚了点吗？”

闲鹤自负的怒咳一声，道：“哼！算我瞎了眼！”

崔太平道：“不是你瞎了眼，倒是你對自己相信的太过！”

闲鹤不理崔太平的讥讽，道：“崔太平，你证明战飞羽讲的不假？”

崔太平道：“千真万确，我还可以奉告战大侠保留了的，那就是武林地牢，业已被战大侠重伤江可利之后给挑了，现在的武林地牢，是灰烬一片，你来此只能到此为止！”

心弦又瞬即绷紧，闲鹤道：“崔太平，是你勾搭战飞羽与危烽烟作对，你竟是个吃里扒外的货色？”

崔太平道：“我没有那大本领，也没有那种兴趣，战大侠是在挑了武林地牢来此碰到了江庄主的！”

闲鹤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用你的毒，将战飞羽擒住了，你未勾搭他？谁信？”

崔太平正容道：“我作了，可是我输了，输了就得履行诺言，你听得出吗？”

沉喝，闲鹤道：“我听不出，因为我不相信，战飞羽会不畏毒，更不相信你会输！什么诺言，狗屁的诺言！”

崔太平道：“假若我告诉你，战大侠连中‘七步断魂散与入喉升天，醉神仙’三种巨毒而依旧安然在你面前，你相信吗？我的诺言，属于我私人的事，你信不信由你，那本是不重要的！”

心神大震，脸色较任何时间都不相同，瘦瘦的腮帮子扭曲得挤向三角眼上，闲鹤似碰到了恶魔般的指着崔太平吼道：“你说的可真？”

崔太平道：“不相信可以当面试试给你看！”

泄气了，闲鹤茫然的对着战飞羽，不知所措。

战飞羽冷然道：“够了吧！闲鹤，你如何决定？”

这是种催命的话语，闲鹤行走江湖数十年，向来是独断独行，凭一己之好恶而任性行事，然而，他在江湖上遇到的，都是一些较他为弱的对手，不论功力与心计，他都能占上风，长此养成了他“气势凌人”的习性，如今，碰到的是心计武功，两皆不在他下，更是那种情势，让他没法在“生命”与“名誉”方面，做一个合适的抉择，闲鹤在惊惶中，并没有忘

记，如何来解决当前的僵局。

望望战飞羽，望望倪世鸿。

突然，倪世鸿给了他下台阶的借口！

倪世鸿向战飞羽一抱掌：“战大侠，您不必为我……”

战飞羽一摆手道：“倪兄，人活在世上并不是受宰割的，看不惯这些组合的恶劣处分，任何组合均都应该去争取组成分子的福祉，不该让属下的成员，为一二野心家拼命，有了过错，还要受严厉得不合人情的处罚，其实，那并不能算是过错，你说对不？”

倪世鸿道：“谁叫我不明就里的参加了呢……”

战飞羽道：“不错，你不明就里参加，也应该明白道理后，有一个抉择的权力，其实，你可以自行选择的！”

倪世鸿，蓦地眼睛一亮，又似自言自语道：“战大侠的意思是说我有些权力，有些能力，也该有这份选择，对，我该有这份选择，人活在世上，是不能任人宰割的，我想，我找地方隐匿起来，抛开是非江湖的想法是错了，何不面对现实，为自己，为别人，做个榜样，做点有益人心的事？”

战飞羽在一旁，点点头，眸瞳中射出一股鼓励的神色，精光熠熠的，如同黑夜中的光灯。

倪世鸿突地面向闲鹤道：“道长，我心意改变了！”

闲鹤道：“跟我回去吗？但战飞羽他——”

摇摇手道：“不，战大侠从此刻起，不管我的事，他与道长的，自有你们双方决定，我改变心意，由我做主！”

闲鹤道：“好！那么你就准备，同我一起回庄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不！道长，我要采取另一种方式！”

闲鹤眼珠儿一转，三角眼一瞪，道：“你是想格毙我？哼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格毙？我倪世鸿自忖还没有这个能力！”

闲鹤道：“那么，结果是一样的，你还是跟我走，较为省事省力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我说过，我改变了心意！”

闲鹤怒道：“倪世鸿，你好大胆，你竟改调侃道爷，拿道爷做寻开心的对象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我没这个意思，但我自知我的事应由我来解决！”

闲鹤三角眼一瞪鄙夷的道：“好志气！你想怎样？”

倪世鸿心湖平静，轻轻地道：“我自信道爷无法让我回去，因为我既与你无冤无仇，也深知没那份功力格毙你，可知道自己有一份力量，足以自保！”

一怔，闲鹤道：“你是说，你要是我较量较量，而你自信不为我所擒？倪世鸿，你太看重你自己了！”

倪世鸿道：“道爷，试试就知道，不过——”

闲鹤怒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倪世鸿道：“酒菜都快凉了，我们吃过饭后，再动手如何？”

看一眼四周的情况，闲鹤也自以为需要吃点东西，所谓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何况他更需要时间思索，如何对付战飞羽，是以，他大方的道：“你想做个饱死鬼，道爷答应，待会自会

多替你念几遍经，超渡你就是！”

倪世鸿根本不理，径自走到战飞羽桌上去。

七十八 鷹鶴、扑攬、巧反拙

吃一餐飯的時間，是很快的，閑鶴道人，率領着他那四個勁裝漢子同伴，來到了客棧的後院。

是那個剛剛被戰飛羽將不哼先生芮守愚與奔雷手塗淋擊斃的地方，他又與鐵儒生倪世鴻對上陣。

一旁，紫黑的鮮血，模糊的尚有一滴滴，未能打掃清楚，不知是有意，還是無意，崔太平首先開口道：“道長，地上的血跡，就是‘不哼先生’同‘奔雷手’的，你就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！”

憤怒的，閑鶴道：“崔太平，你不用說風涼話，有朝一日，我要收拾你，让你的‘毒’無所用其技的跪在我面前求饒命！”

與他對陣的是倪世鴻，倪世鴻後面站着的是戰飛羽，崔太平，跟鐵胳膊倪倬與銅腿詹沖。

鐵儒生倪世鴻道：“道長，那是以後的事，現在我們先上場！”

閑鶴道：“倪世鴻，你等不及了是不？”

鐵儒生道：“終歸要解決的，早晚都是一樣不是？”

閑鶴道：“好吧！倪世鴻，讓我真正的掂掂你的分量！”

以牙还牙，已无所惧，倪世鸿道：“半斤八两，闲鹤，从现在起，你在我眼中，已没有以往的那么高不可攀，其实，我早该知道才是，你，不过是个较我成名早几年而已，实际上，你并没有我想的那么有分量，有作为，就看你临到生死关头，蝎蝎螫螫的没有一分江湖人视死如归的气势，表现的尽是一些畏首畏尾的贪生怕死窝囊像，我就知道你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角色！”

俗语有一句话不是说吗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如今，铁儒生倪世鸿所讲的，都是任何人都不愿讲的事实，闲鹤听在耳里，那一份刺激，可就不是说怒不可遏可以形容的了！

气极反笑，闲鹤道：“我自己倒不知道我有如许的缺点，真谢谢你，倪世鸿，忠言逆耳，虽然不好听，总可以让老道我有个自知之明，从今后，我老道绝不欺软怕硬，现在我就先来找你这种江湖上响当当的硬角色碰碰！满意吧！姓倪的？”

铁儒生倪世鸿道：“只要动手，自然知道软硬！”

闲鹤三角眼一斜，道：“对！对！动手就知！”

最后的那个“知”字尚在牙缝里滚转，闲鹤的掌势，带着一片狂劲的罡力，有如钢力似的凶猛的削了过来。

铁儒生倪世鸿大喝一声，左手斜扬，倏然一翻，进身穿射，削向敌人面门。

闲鹤的手，如灵蛇闪晃，伸缩间“啪”的一声，俩人了对了一掌，双双后退半步！

闲鹤道人眉稍上挑道：“有你的，倪世鸿，再试试！”